

文章编号:1674-0386(2009)04-0098-05

论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化 阻力及个性化培养

骆建华

(黑龙江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长期以来,创新型人才培养困扰着中国人,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群体本位、伦理主义、重人际关系、保守性、缺少历史感和超越感,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模式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国人必须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建立以追求个体自由、个体意识、个体本位为核心,倚重理性、科学、主体意识、情感、个性、创新精神的现代文化模式。扬弃的方式是建立针对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启蒙机制。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理念是个性化培养,此理念要求教育目的从群体化到个性化、教育内容从给定式到选修式、教育方法从授受法到启发法、教育评价从排名导向到素质导向的转变。

关键词:创新型人才;文化阻力;现代文化模式;深层文化启蒙;个性化培养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Resistance to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in China and Individuation Cultivation

LUO Jian-hua

(Research Institute Educational Scienc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has plagued Chines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e departmentalism, moral principl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servativeness, and lack of historical and surmounting sense. It has been hindering the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Chinese people must sublimate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stablish modern cultural patterns, with individual freedom,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ism as the core, and relying on rationalism, scienc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spirit. It is a change for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t a deep level.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is individuation cultivation, which requires changes of educational aim from the groups to individuation, educational contents from a given type to the elective-style, educational methods from instillation to heuristics, an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rom sequence-oriented to quality-oriented.

Key words: innovative talents; cultural resistance; modern culture model; deep-seate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ndividuation cultivation

收稿日期:2009-05-04

作者简介:骆建华(1985-),男,研究方向:文化哲学与教育哲学。

创新型人才培养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课题。目前,教育界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多数是从教育内部来认识,较少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而实际上从文化视角认识创新型人才才能从整体上看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更能从教育的外部认清教育的本质。正如顾明远先生认为,只有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才能了解中国教育的特质,才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教育改革^[1]。所以,从文化上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有极其独特的意义。

一、创新型人才的内涵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章很多,但关于创新型人才内涵的文章并不多,后者主要是从两方面论述的:一是从单一创新要素来定义创新型人才;二是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凸显人的创新精神。第一种是较少学者的论述,这些论述强调了创新对人才的重要性,但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片面性,笔者对此不再赘述。第二种是多数学者的论述,是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凸显人的创新精神,较为全面。

钟秉林、澹凡忠和文红欣是第二种论述的代表人物。其中,文红欣^[2]的认识最为全面且基本概括了前两位学者的观点,笔者以她的观点为主并借鉴前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创新型人才指具有创新素质,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创新型人才创新素质主要包括具创造性的意识、思维、知识、能力和人格,在意识方面外在地表现为强烈的创造欲望和冲动,内在地表现为强烈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在思维方面,表现为求新、求异、求变、求奇的素质;在知识方面表现为主动占有前沿知识的素质,追求深化专业知识与广博文化知识的素质;在能力方面,表现为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发达的智力、记忆能力、丰富想象能力和较强操作能力的素质等;在人格方面,表现为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自由发展的个性、求实的态度、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坚韧的意志、丰富的情感、浓厚的兴趣等;在创新成果方面,即为较强的研究能力,独立取得一定创新成果的能力。

创新型人才的内涵是从人才培养的内部条件角度来论述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外部条件即文化条件更为重要,尤其在中西传统文化的对比中更能说明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深受中西方学者的关注,为了深层地揭示文章的主题,在文化哲学的视角,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稳定的生存方式,支配着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运行。文化哲学中的文化不是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并列的文化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当中,影响、制约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具有潜在性、抽象性、无所不在性等特征。衣俊卿先生综合中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或本质特征是群体本位,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的个体本位,中国文化精神中缺少独立的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而这些恰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体本位和个体自由是现代人的本质生存方式。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主义特征,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胜过对自然或人与自然的重视。这种伦理主义特征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本位的本质特征相联系,它就具有很大的消极性,因为,在群体本位文化中,人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分化尚未达到理性的自觉,人的生存缺乏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保守性和“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是一种经验主义文化模式。这种文化缺少自觉征服自然的精神导向,支配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是传统、经验、常识、习惯、自然节律,而不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所倚重的理性、科学、自由、主体意识、创新精神,具有消极性和保守性,缺少历史感和超越感,受这种文化模式支配的社会缺少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的活力。^[3]

衣俊卿先生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本位、缺少独立的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伦理主义、人际关系、保守性、缺少历史感和超越感的说法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西方传统文化是以追求个体自由、个体意识和个体本位为核心,倚重理性、科学、主体意识、个性、创新精神具有历史感和超越感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

三、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培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有两个启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正好相背;二

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个启示,需要具体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特征。

第一,群体本位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导致当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与群体规范一致时,个体就得到认同,反之,则遭反对。这样个体只要保持、遵守原有的体制和价值规范就可以了,缺乏创造的渴望和冲动,缺少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人”、“民”主要指整体的人,是以家庭、国家、民族、社会为单位的人类整体,很少强调个体的自我意识,个体的意识要从属于、依赖于群体。^[4]因而,个体应该是遵守原有的,保持相同的、平稳的,很少会求新、求变、求奇。这些都与创新型人才的内涵相矛盾,所以,群体本位的文化阻碍了创新型的人才的培养。

第二,伦理主义特征的传统文化几乎渗透在中国人的所有生活之中,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它是一个重礼节、讲人情的文化。正如《论语·颜渊》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以重礼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就表现人情化,它很消极,渗透于社会各种层面,在培养人时更加照顾亲属或者关系较近的人,选人的标准不是人的真实的能力,而是关系的远近,人们处事时不是按照理性、法制的契约,而是按照人际关系等等。这种对人情关系极端看重,排斥那种不顾人际关系只注重于事物创新的人,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也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保守性为特征即以过去为定向的传统文化所支配的社会缺少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的活力,支配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是传统、经验、常识、习惯、自然节律,这种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人,依靠传统、经验、常识、习惯和自然节律等东西已经能够很好的生存,能应对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既然如此,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创造呢?正如科西克所指出:人们的活动和生活方式转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活动和生活机制:事物、人、运动、工作、环境、世界不是按照创造性和环境加以理解,它们没有被考察和被发现,而只是存在哪里,被当做存货,当做已知世界的组成部分。^[5]《汉书·董仲舒传》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它准确的概括了保守性的传统文化,既然什么都是不变的,那么人们只是拥有学习、模仿及应用的能力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去

变。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性发达而创新性缺乏,以保守性特征的传统文化就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四、文化转型:破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化阻力

既然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那么,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怎样的条件呢?实际上,只有人具备创新型人才的内部条件,并与外部的文化环境相契合才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怎样的文化土壤呢?由上文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正好相悖,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已经暗示了西方传统文化更适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基本特征,可知西方传统文化是以追求个体自由、个体意识和个体本位为核心,倚重理性、科学、主体意识、个性、创新精神具有历史感和超越感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受这种文化模式支配的社会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的活力。这种文化包含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前者主要指实证化的科学技术,后者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创造性,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活动目标和历时进步的尺度。^[3]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存着的人,有着个体自由、个体意识和个体本位的特征,他会在群体中创造不同,彰显个性,运用理性,追求科学,以达到个体的自由和超越,因此创新是与西方的文化精神契合在一起的。创新对于西方人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在以艺术、哲学为代表的非日常生活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创新就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就如同人的习惯一样,无时无刻地影响人,支配人。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化就是创新型文化,孕育了西方人较强的创新精神,更适合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现代文化,因为它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导精神。

要突破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化阻力,中国人必须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并借鉴具有创新精神的西方文化。其实,西方文化也有缺陷,那就是缺少丰富的情感要素。而情感因素对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创新型人才的内涵需要丰富的情感要素;文化具有属人的特征,现代人应该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生活才能幸福。在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

加入情感要素就是现代文化模式即以追求个体自由、个体意识、个体本位为核心,倚重理性、科学、主体意识、个性、情感、创新精神的文化。现代文化就是创新型文化,能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丰富的文化土壤,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土壤,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只能是枝节性的、片面性的。如果中国要全方位的培养创新型人才,那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建立现代文化是必经之路。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是文化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学者例如陈独秀、胡适等都在研究它。衣俊卿先生认为那次文化运动只是表层文化启蒙,现代中国人必须进入深层文化启蒙,他从三个层面提出了深层文化启蒙的理论和方法,第一层面指以理性的和人本的现代文化对民众进行启蒙;第二层面是指民主化、理性化和法制化,即建构起非日常活动领域中的超日常的社会运行机制,为自由自觉的非日常主体的生成提供适宜的条件^[6];第三层面是农民进入城市接受开放的和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五、个性化培养:文化转型视野中的教育理念

现代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能传承现代的文化精神;二是现代文化需要教育本身改革。但第二方面应是教育工作者主要关注的。在教育方面,当前群体本位和保守性特征的文化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群体本位使学生按照统一的规格,抹杀了学生的先天个性差异;保守性特征认为教育内容即知识是不变的、忽视了应该对给定知识的超越、即忽视了创新的特征。两者共同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现代文化精神指引下,个性化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化精神,应是当代的教育理念。教育改革必须打破原教育理念中的社会属性的统一规格观,必须建立个性化培养的理念,这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出路,实现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的个性化转变。

(一)教育目的:从群体化到个性化

受群体本位为特征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教育目的具有较强的社会工具性色彩,这集中表现为强烈的意识形态,以及缺少对个体意识和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关注。这种缺少使培养出的学生都是统一规格化,抹杀了人的先天个性差别。1993

年,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7],此文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国家需要大量人才和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强烈的决心,这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解决来看,它过多强调对社会的贡献,而缺少对人的个性特征和动机特征的关注,抹杀了学生的情感、兴趣、特长等个性差别,导致培养出的学生都统一模式化。上述后果就是教育目的的群体化。在这样的教育目的下,人们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因此,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目的,建立以培养人的个体自由、个体意识、个体本位为核心,即以人的个性化培养为内涵的教育目的,这是当下教育改革的最根本的出路。

(二)教育内容:从给定式到选修式

受群体本位和以保守性为特征的文化对知识的影响,知识是给定的、不变的和统一安排。这种文化决定了课程是被给定的,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格式,根本不顾及学生的个体差别,学生常是被限制、强迫地学习。然而创新要求人必须是自由的、主动的、独立的,可以自由地批判和自由地想象。创新型人才必须是自主学习的,按照自己兴趣去做。学生只有根据个体差异来选择学习的内容,才可能创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课程内容一直是被安排的和固定的,这种课程不管学生是否喜欢都要学,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情感等个性特征。这样学生长期被压抑得已经没有了个性,没有了兴趣,没有了主动性,很难有创造性成果,难以被培养成创新型人才。个性化培养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来选择学习内容的培养,它有利于创新,所以,教育工作者要把课程的选择权给予学生,建立起选修制度。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学生能选修喜欢的课程;二是对于同一门课程,学生能选择喜爱的教师;三是学生能选择教材。

(三)教育方法:从灌输法到启发法

受保守性特征的文化影响,知识是不变的,这种影响下学生只要掌握这种不变的知识就能应对各种问题。因而教育方法是以灌输式的培养为

主,这是一种注重结果的教育,按此方法培养的是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这是一种强制性训练的方法,是一种忽视个体性差异的教育方法,它根本不注重人的个性,忽视人的兴趣、情感、主体能动性,表现为在课堂上是一种教师为主体,学生为辅,只有知识的单向传出,很少有学生反馈的方法,此方法导致了学生处在教育的边缘,抹杀人的个性、压制人的主体性精神,这不符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涵,更不符合现代的文化精神。现代的教育方法应该是启发法,指在过程中激发学生内在的心理潜能,锻炼他们的心智,以培养他们的个性和主体性精神为主要目的,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双向互动,最终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育方法必须从灌输式的单向传递转变为启发式的双向互动。启发法是以尊重学生的兴趣、情感、认知等的个性差异为前提,也是以个性化培养为核心的。

(四) 教育评价:从排名导向到素质导向

受群体本位为特征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教育评价注重学生的排名,这种导向是确定个体在群体中位置的一种外在性的评价,而关注的是排名

靠前的、少数的学生。这种评价是精英教育下的选拔性评价,它始终关注的是少数人,要求学生不是与自己对比,而是和整体对比,以确定自己的进步,它忽略了个体间的爱好、特长、性格等差别,对学生的排名变成了教育的目的,培养人变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是工具化的教育导向,使培养出的学生只会考试,忽视了人素质的发展例如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劳动素质等,培养出来的人是片面的人。在教育大众化时代,教育评价关注的不是精英教育下少数人而应是大多数人。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人的全面发展,个体素质尤其是创新素质的提升,这是一种素质导向。这种导向的特点是个体与自身对比,个体素质提升就是最棒的,个体可以按照自身的特长、禀性、爱好去塑造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利于个体成长、利于发觉自身潜质,利于创新。这种评价体系扬弃了分数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是以素质教育为主,以应试教育为辅。在升学制度中,以学校对学生的素质考察为主,以入学考试为辅。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评价方式,也是一种个性化的培养方式。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 中国教育文化基础[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9.
- [2] 文红欣. 论创新人才培养[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1):120.
- [3] 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7-248,86.
- [4] 胡滨. 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传统文化阻力分析[J].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3):12.
- [5] Karl Kosi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M].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6:43.
- [6] 衣俊卿. 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0-120.
- [7] 黄书光.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反思与前瞻[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21.

(上接第 34 页)

参考文献:

- [1] 洪雁. 铁路集装箱运输系统与我国物流的发展分析[J]. 物流技术,2006(4):24-28.
- [2] 刘小丽,庄斌. 加快铁路集装箱运输发展的对策[J]. 综合运输,2006(11):17-19.
- [3] 魏际刚. 运输业发展中的制度因素[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57-163.
- [4] 黄卫平. 国际经济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2-305.
- [5] 许庆斌. 运输经济学导论[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5:246-252.